八十年代的求学旅程与清华时光

○林万来（1980级水利）

1980年我15岁时被清华录取。距离福建长泰2800公里的北京，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长泰县教育局有人告诉我先从郭坑火车站坐火车到莱州。莱州是闽北的一个小火车站，靠近福建的南平市。当时从福州有直达北京的火车，这趟火车经过莱州，在接近午夜时我可以赶上那趟火车。

我需要准备很多东西，包括钱、冬天衣服和被子等。二哥工厂的不少同事捐了二到五块钱来资助我。大哥的一位结拜兄弟借给我30块钱。二哥工厂的一个木匠还给我做了一个木箱。我以前从未坐过火车，从家里到北京，我需要独自旅行近三天。

9月初的一天，我在林墩告别了母亲和其他家人，与四哥一起坐公交车前往约30公里外的郭坑火车站。四哥需要去福建三明市上大学。我们把那个木箱和一个大被子直接从火车站托运到清华。我随身带了两袋个人物品，下午登上了火车，18点左右到达三明，四哥在那儿下了车，我独自继续前行。我以前通常说闽南话，从没有一整天都说普通话。那时全国大概有200多种方言，仅福建就有十几种。我只能在那趟火车上开始全部都说普通话。我还很担心自己错过了莱州这一站，因为如果不准时下车，火车就会开往福州。

晚上10点，火车抵达莱州。这是一个像郭坑一样的小火车站。由于不是从福州始发站出发，我只能买到去北京的站票。半夜左右，我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由于没有座位，我只能站在车厢中间。福建、江西和浙江的夏季很热，满载乘客的火车里更热，温度超过40摄氏度。1980年的时候火车内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火车开动的时候情况还好，因为风可以吹进来。当火车停站时，情况变得更糟，就像蒸笼一样。在半夜里大伙都精疲力尽和昏昏欲睡。因为太拥挤了，我只能一直站着。想上厕所或接开水是很困难的，因为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挪动，有些人甚至占据了厕所。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而且缺水，几个小时后我感到肚子痛，我只能忍着并继续站着。我明白这是我以后要独自面对的现实生活。

林万来校友

在火车上站了12个多小时后，第二天下午一点终于在杭州站找到了座位，至少可以稍微睡觉和休息了。有座位后，火车上的旅程就轻松了一些。在上海、南京、济南和天津等大车站，有很多人上下车。乘客可以下车，伸展身体，喝水和买些吃的。尽管是在火车站内，我仍然很好奇地从站台上看看这些城市的市容。在济南

站我遇到了一位说着一口地道山东话的旅客，他很健谈，跟我说了很长时间。

终于，火车于第三天晚上10点左右抵达北京站。我走出车站却没有看到清华的人来接新生，后来才知道我比预定时间早了一天到达。在这次旅途之前，我不知道清华接新生的时间，可能在从大学到我们村层层沟通中将信息丢失了。我打听了一下，得知那时还有从北京火车站到清华园的公交车。我需要换乘三趟公交车才能到达。那时天漆黑一片，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公交车上也少有乘客。因为担心上错车或错过站，我不停地问人，担心如果在半夜前没有到清华校园，那晚就会流落街头。

半夜12点左右，我好不容易到达清华南门。我让门卫看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和村里证明。清华校园很大，他们告诉我住的宿舍楼在校园的最北端，我得步行超过45分钟穿过校园才能到宿舍楼。幸运的是，当时有一位来自河南的高年级学生在那儿，他说可以带我到那里，因为他也需要步行到宿舍。

经过60多个小时的旅途，我精疲力尽，加上困倦、口渴和饥饿。半夜里我还带着两个沉重的行李袋，在校园里步行45分钟。那时的校园也一片漆黑，终于凌晨一点左右我到达了宿舍楼。在看了证件后，管理员很友好地让我进入宿舍。我的被子和木箱已经运到了。由于我提前了一天，宿舍楼里没来几个新生。经过几十个小时的旅途，我极其疲惫，赶快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我到照澜院附近的小商店买了一些诸如热水瓶和洗脸盆等的生活用品。

北京的气候与我的家乡福建有很大不同。即使在秋季和春季，天气也非常寒冷。秋季天气干燥，人们需要多喝水。11月15日以后开了暖气，房间里变得干燥多了。第一年对我来说很难适应。1980年9月，我在游泳课上冻得浑身发抖，不得不中途回宿舍，多穿点衣服以免着凉。冬天教室里所有窗户都紧闭密封，我感觉有些憋闷、呼吸困难。我不知在北京该准备什么厚度的被子，尤其是冬天。我从长泰带了5公斤重的行李，但对宿舍来说，大部分时间被子都太厚了，尤其有暖气的时候。我渐渐了解到，最好的组合是两床薄被，冷、热时方便调节。

食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北方冬季的蔬菜只有白菜、白萝卜和土豆，而长泰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我们每月主食18公斤。因为肉类和蔬菜不多，这主食是我们的主要食物和能量来源。其中4.5公斤为粗粮，比如玉米和高粱。10.5公斤是面类，而大米只有3公斤。我在长泰每天都吃米饭或稀饭。那时在北京通常我早餐需要一小碗粥，这占了我每月的大米分配量的1.5公斤。这样一来，我每个月只剩下1.5公斤米票可以吃米饭了，这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来北京之前我没有吃过粗粮，有一天在食堂里看到一堆黄色的玉米糕，以为是用面粉和鸡蛋做的蛋糕，就买了两大块，咬了一大口，结果让我非常失望。后来我就很少买这玉米糕了。食堂每天提供油饼，这对大多数学生来说都算不错的食物了。然而每天吃这油饼一段时间后，我的嘴唇开始起泡，可能是因为火气太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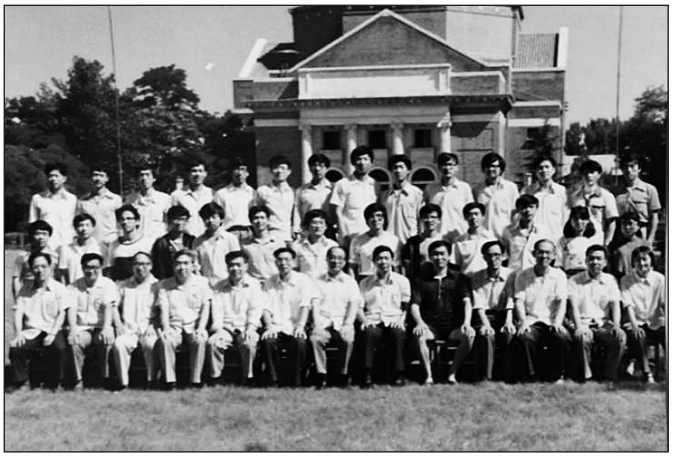
尽管清华比其他四年制大学多一年的学习时间，但为学生制定了很具挑战性和竞争性的课程。学生们的学习日程比四年制大学的学生更加繁重。当时中国的很多

大学，包括清华，采用了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有非常详细的专业定义和规划。前两年我们有很多理科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和材料力学。学生们都是来自各地最好的学生。大多数老师本身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因此他们了解学生的背景，包括他们的优势和劣势。我们遇到了不少优秀教师，如教高等数学的吴洁华和教流体力学的周雪漪。因为学生们都很聪明，老师们总会出一道占总成绩10%的难题，以此区分学生。因此，每门课考试的平均成绩通常在70到80分之间。不到5%的学生成绩能超过90分。

毕业选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决定。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和我一样选择了读研究生。依据我的成绩和教授对于我的评价，如果我愿意的话，有机会继续在清华读研究生。在考虑了一阵后，我决定报考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这主要基于三点考虑：第一是流体机械的市场前景并不乐观，技术比较传统，预计不会有突破。这也是我们大多数同学最终选择其他领域的主要原因。我们班现在只有大约20%的人留在这个领域。我毕业几年后，清华将这个专业并入热能工程系更通用的涡轮机械专业。这是正确的做法。第二是考虑城市位置：因为我不太适应北京。上海对我来说则更容易适应，而且离长泰的家也更近。大学五年，我很怀念与家人一起过年的时光。第三是海洋和船舶工程的市场前景更有前途。多年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在清华大学度过了五年的学习时光，与我的同学、室友、老师建立了很深的友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并经受了严格的训练。这进一步磨炼了我的性格以及培养了我在艰苦条件下取得成功的能力。唯一的遗憾是我上大学时太年轻了，虽然成绩不错，但身体和心智不够成熟，还在成长，否则在清华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我应该能表现得更好。

五年同窗，我们班同学的关系非常亲密。对于同住一个宿舍和来自同一省份的同学们来说尤其如此。在清华学习五年后，我们都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大多数人选择到不同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读研究生。我考取了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我的同班同学孟并关正好到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院工作。在我1992年前往美国攻读博士之前的七年里，我们两个同在上海，关系很好。另一位同学张敏常也到上海交通大学读研究生，他们一家后来在美国定居，离



1985 年 7 月，水机 0 同学毕业合影。最后一排左 3 为作者林万来

我们仅两小时车程。

获得硕士学位并在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院工作几年后，我于1992年赴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博士。1997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7至1998年，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国家超级计算应用中心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之后在美国500强公司任高级工程师和经理。2003至2004年我回到上海交通大学担任教授。2005年我返回美国在全球500强公司担任高级工程经理和高级科学家直至2021年底。2024年我以笔名林闻君（Walter Lin）在亚马逊全球平台和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发表了中英文回忆录《从林墩到哥伦布》（*Exploration from Lindun to Columbus*）。

我拥有六项美国发明专利，并撰写了由美国泰勒弗朗西斯（Talyor & Francis）出版社出版的经过同行评审的一本技术书籍。此外，我还在国际传热期刊（美国机械工程学会）、国际流体工程期刊（美国机械工程学会）和国际工程力学期刊（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等著名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技术文章。

回望来时路，回望清华园，好像又看见刚刚离家赴京的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社会状况和清华的条件已经大大改观。愿学校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都越来越好！

我是班里唯一的女生

○谢宏文（1990级水利）

2015年校庆期间，谢宏文与水利系学生座谈

近些年来，清华招收的女生人数有所上升。在我上学的年代，还不是这样。我1990年入学，1995年毕业。工作以后，聊起大学生活，经常有人问：“你们班里几个女生？”当我答出“就我一个”时，收获的经常是一双瞪大的眼睛和张圆的嘴……没错，我就是流机零班里那个唯一的女生，独苗！

这样一份独特的经历，可能有人会觉得，那五年一定很难熬吧？作为当事人，现在回想起来，短短五年的校园生涯，学习生活中有苦恼、困惑、欢欣，唯独没有为班里只有我一个女生这事感到困扰，因为，虽然我没有同班姐妹，但是我有二十个兄弟啊！

入学

我来自河北的小县城，初入清华，我流连于校园之秀美，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对于分班这件事，并没有太大的感觉。一个女生？哦，好吧。反正从小到大一直好